莫让不实举报侵蚀教师安全感

特别策划

投诉本是家校沟通渠道，一旦泛化失实、失去甄别，就会消耗教师精力，侵蚀从教信心。保障合理监督、区分恶意投诉、重建程序正义、及时澄清正名，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教师的安全感不在口号里，在制度的细节中。

澄清正名让教师安心从教有底气

□ 冯跃武

良性的家校监督、社会监督是规范办学行为、优化教育治理的重要助力。但当下教育场景中，监督维权逐渐出现泛化、异化倾向。一次常规的教育惩戒、一场普通的师生矛盾、一句日常的班级管理沟通，经过断章取义、片面解读，极易演变为热线投诉、网络非议。原本潜心教书、静心育人的主业被挤占，教师逐渐从学生的教育者变为舆情的应对者，严重干扰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今年5月，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因在直播中基于专业判断指出某家长所述校园欺凌不符合界定标准，随即遭到该家长连续两个月的恶意投诉举报，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复旦大学经全面核查后认定其言行合规、不予追究任何责任，公开为教师正名。

这一案例引发教育界广泛共鸣，也暴露出一个深层问题：零成本的不实举报与高成本的自证清白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前8个月收到的128条投诉教师的举报中，仅7条基本属实，查证率不足5.5%。大量子虚乌有的举报消耗着教师的精力与热情。

琐事举报“武器化”、过度维权极端化，对教师成长和教育生态的危害不容忽视。从教师个体来看，长期处于被动监督、动辄被质疑的高压环境，极易引发职业倦怠，催生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消极心态，面对学生不良行为选择妥协退让，逐渐丢掉育人初心与管理底气。

从校园治理角度看，失实投诉举报消耗学校管理资源、分散教育工作重心，让校园治理陷入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从育人角度看，若不实举报无人澄清、无辜教师无人撑腰，会形成“实干受累、严管背锅”的不良导向，挫伤广大教师干事育人的积极性，最终受损的是学生成长、耽误的是教育发展。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强调，要“让老师身后有‘盾’”，针对涉师不实投诉举报建立澄清正名机制，对恶意诽谤教师行为坚持“零容忍”。事实上，为教师澄清正名、减负赋能，绝非简单的“还人清白”，而是守护教育初心、涵养优良教风、护航立德树人的关键制度保障。各地各校应立足教育强国建设大局，补齐制度短板、破除治理壁垒，真正让广大教师卸下思想包袱安心从教、大胆育人。

一要精准甄别研判，守住公平公正底线。处置涉师投诉举报，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规为准绳，细化核查研判标准，清晰界定正常监督、认知偏差错告、恶意诬告诽谤的边界。理性看待家校沟通中的分歧与争议，区分无心误解与蓄意抹黑，对认知偏差导致的失实举报及时释疑解惑、澄清误会，对捏造事实、恶意报复的诬告行为坚决依规处置、严肃震慑，绝不纵容借监督之名打压教师的不良风气。

二要及时公开澄清，旗帜鲜明为教师正名。摒弃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保守思维，杜绝“只核查、不澄清”“内部了结、无声收尾”的敷衍做法。对经核查确认完全失实、对教师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的举报，按照规范程序，结合影响范围，通过校内通报、会议说明、书面告知等方式公开澄清，做到哪里造成负面影响，就在哪里消除舆情干扰，旗帜鲜明为履职尽责、清白育人的教师正名撑腰。

三要做实暖心关怀，保障教师职业发展权益。澄清正名不是工作终点，而是教师重拾育人底气的起点。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要建立常态化关怀机制，对遭受不实举报的教师及时开展谈心谈话、心理疏导，精准缓解心理压力、化解思想心结。在职称评聘、考核评优、岗位任用等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不让失实举报记录影响教师职业发展，真正让潜心育人、踏实履职的教师有尊严、有底气、有奔头。

四要深化生态治理，构建良性家校育人氛围。一方面，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规范与守护并行，持续规范教师从教行为，筑牢师德师风底线；另一方面，健全涉师投诉处置、诬告追责长效机制，常态化普及教育法律法规、家校共育理念，引导家长和社会理性监督、依规维权。同时，持续推进教师减负工作，精简各类非教育教学事务、清理冗余检查评比，把时间还给教师、把宁静还给校园，让教师能够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主业。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保护教师就是保护教育、善待教师就是善待未来。每一次及时澄清正名都是对育人初心的守护，每一次坚定撑腰护航都是对教育家精神的践行。持续为教师松绑减负、为实干者撑腰鼓劲，解除教师干事育人的后顾之忧，才能让广大教师潜心从教、安心育人，汇聚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伊犁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组织人事部部长）



王铎/绘

投诉机制不能失去甄别力

□ 莫永红

长期在基层教师队伍建设一线工作，有教师告诉我，“现在上课前会下意识摸一下手机——不是看时间，是确认录音功能是否正常”。这个动作，不少教师特别是曾被不实举报困扰的教师感受颇深。三尺讲台，什么时候成了需要自证清白的现场？

投诉本是正常渠道，家长学生有意见，反映问题天经地义。问题在于，当投诉从例外变成常态、从纠错机制异化为施压工具，事情就变了味儿。

从多地情况看，投诉量逐年上升，不少查无实据或夸大其词，一个情绪化的电话就可能让一位教师数周不得安宁。一些地方还把投诉量纳入考核，不问事实先问责，等于把“被投诉”本身当成“有问题”。这种“有罪推定”也是管理简单化的体现。

其中有几个问题，先说管理逻辑的偏差。把复杂的教育评价简化成“零投诉”的政绩追求，一有投诉先灭火，传递的信号很明确——教师合法权益在舆情面前被搁置。于是，投诉成了低成本高回报的博弈手段。其实，教师最怕的不是投诉本身，而是投诉之后无人关注事实，正常的教育管理行为被反复要求说明情况，事情澄清了，人却疲惫了。

再说社会情绪的传导。社会情绪越焦躁，教育作为全民深度卷入的公共领域就越容易成为情绪出口。家长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转化为对教师必须完美的苛求，孩子磕了碰了这类沟通就能解释的事，现在可能会变成短视频平台的爆料素材。于是，学校不敢设单杠双杠，教师不敢说重话——不是教育者没有责任心，而是怕出事、怕扯皮、怕被投诉。

那么，问题都在于投诉这种方式吗？非也。症结在于投诉机制失去了甄别能力和程序正义。合理诉求、咨询求助、恶意投诉、情绪宣泄混在一个池子里统计、问责，许多家长不走正常的沟通渠道，不是不知道电话，而是默认“闹大才有用”。这不是信息差，是信任差。正常渠道没有回音，投诉就成了唯一的扩音器。

这种行为的代价是隐性且深远的。教师被误解、被诬陷、被无端消耗，热情会降温，情怀会磨损。有的老教师批改作业连评语都斟酌再三，生怕哪个词“刺激”了家长。当教师把精力从“怎么教好”转向“怎么别被投诉”，教育就从一门艺术退化成风险管控。最终买单的，是那些真正需要严格而温暖教育的孩子。

家校本该是合作关系，如今却变成潜在的对立者，这种信任赤字修复起来比任何教学改革都难。

出路不在于取消投诉渠道，而在于完善甄别机制和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不是抽象概念，它意味着投诉有登记、调查有期限、申辩有渠道、结论有反馈，而不是谁声音大谁有理。咨询、求助、举报、舆情要分流处置，有效投诉与无效投诉要分开统计，重复恶意投诉要识别，不能一锅端。考核导向也要调整，不唯投诉总量，多看有效投诉率、澄清正名率、重复投诉率，数据用于生态诊断，不直接排名问责。指标不是为了给教师排队，而是为了看清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投诉量不是问题量，零投诉也不等于好生态。

说到底，对教师正常履职范围内的教育行为，学校和管理部门要敢于站在教师身前，容错清单要有，澄清正名机制要有，教师申辩权要落实，法律咨询和心理疏导也要有。申辩不是对抗调查，而是让事实更完整，让教师知道管到什么程度是安全的，让校长知道为教师担当不是违规。

当然，保护教师不是护短。合理监督要保障，恶意投诉要甄别，事实清楚、程序公正才是“站在身前”的前提。家长端也要“首问负责”，正常渠道有人接、有回音，才能减少“闹大才有用”的预期。

教师敢管、愿管、善管，孩子才能在规则与爱中成长。投诉不该是悬在教师头顶的剑，而应是家校之间一扇能推开的对话窗口。这扇窗开得好不好，考验着社会对教育的诚意。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教师发展中心）

锐评

校园文化不是贴上去的标签

□ 关育兵

近年来，不少学校掀起了一股为教学楼、宿舍楼重新命名的热潮。学生公寓变成了“静心居”，报告厅挂上了“弘毅堂”的牌匾……从设计、征集方案到制作安装牌匾，往往耗时数月，花费数万元。

对此，有校长感慨：“不换吧，怕人说学校没文化。换了吧，不仅费钱，也让师生觉得多此一举。”这道出了许多学校管理者被裹挟的尴尬：当文化变成一场跟风竞赛，谁又敢做那个落后的人？

学校是文化传承之所，当然需要有文化。但一所学校的文化底蕴，是否就体现在建筑的华丽名称上？

平心而论，给建筑物取一个文雅的名字本身并无过错。命名的首要功能是区分事物、便于定位。在此基础上，让代号雅致一些，赋予些许美感和想象，亦属人之常情。国内不少名校的建筑命名堪称佳话，清华大学校名取意于《游西池》“水木湛清华”。北京大学未名湖得名于钱穆先生“未名而有名”的淡泊之思。两处佳名均生于自然、长于积淀，绝非刻意为之。可见，好的命名并非不能为校园增色，问题在于当命名从锦上添花变成了非改不可的硬任务，当文雅让位于攀比，事情就走偏了。

一旦命名失去了基本的指向价值，再华美的名称也形同虚设。前些年家长给孩子起名扎堆“梓涵”“子涵”“紫涵”，听着雅致，实际上却难以分辨。建筑命名同理。“致远楼”“博雅楼”“明德楼”林立校园，新生、家长常因这些雅名难以辨识何处是教学楼、何处是宿舍、何处是食堂。我在走访中所见，某中学更名半年后，校内师生仍习惯性使用旧名。所以名称若不能服务于日常，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细究这股改名热潮，背后并非单纯的文化自觉，而是夹杂着复杂的心态：有迎合上级检查的应付之需，有学校之间暗自较劲的攀比之风，更有将文化简单等同于包装的认知偏差。大学里，中文系、物理楼名称朴素、指向明确，丝毫不减学术分量。反观中小学，“养正苑”“漱玉居”遍地，文化味有了，实用性却丢了，岂非买椟还珠？

更需要追问的是这股改名热潮的成本究竟几何？一块铜质或石材牌匾的制作安装费用，市场价约在5000元至10000元之间，一所中等规模的学校若对全部楼宇重新命名，从前期调研、方案征集、专家评审到制作安装，总费用往往高达数万元。这笔钱若用于购置图书，足以新增数百册优质读物；若用于支持学生社团活动，足以支撑一整年的学术讲座或科技竞赛。当有限的办学经费被投入牌匾制作的“面子”工程，真正滋养师生成长的“里子”必然被挤压。

放眼那些真正以文化底蕴立身的学校，未必都有华丽的建筑名号。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校舍简陋至极，无“致远”之匾，亦无“弘毅”之堂，却走出了杨振宁、邓稼先等一批大师。可见，名称之雅俗，与校园文化之深浅并无必然关联。

建筑物命名的基本功能，是让师生一目了然，让来访者清晰辨识。逾越这条线去追求所谓的文化品位，是华而不实之举。与其耗费钱财为建筑更名，不如把钱花在充实图书馆藏书、设立师生学术基金、改善教学条件、支持校本课程开发上。

让名称回归指向功能，让文化回归日常实践。校园文化就生长于每一本书的翻动间、每一次课堂的讨论里、每一位师生的言行中。与其在命名上内卷，不如在育人上深耕，这才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正途。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泽州县大阳学校）

局内人

走出今不如昔的偏见

□ 丁义浩 邢可昕

在与一线教师交流中，不少人表达了一种感受：对比早年教过的学生，当下部分学生吃苦精神有所弱化，规则意识有待加强，注意力也更容易受外界干扰。这种感受日积月累，逐步演变为一种普遍的体验，“学生一届不如一届了”。面对这种今不如昔的感慨，我们应当追问：究竟是学生整体素质出现滑坡，还是教师评判标尺在代际更迭中发生了偏移？

心理学的“玫瑰色回忆效应”表明，人在回忆过往经历时会不自觉过滤负面记忆片段，给往事赋予高于当时真实体验的积极色彩。教师记忆中的往届学生，经过大脑的筛选，留存下来的大多是美好印象，而当下学生课堂分心、作业疏漏、师生间偶发观念碰撞，都是未经修饰的现场体验。一边是被记忆美化的过往样本，一边是优缺点并存的现实个体，两相比较，“过去的学生更好教”的怀旧偏差便自然生成。

每代人的精神面貌与行为特质都深深镌刻着时代的烙印，今天的学生获取信息方式、人际交往模式、认知世界路径，与前几代人有着显著不同。同时，身处算法推送、圈层传播交织的复杂网络环境，部分学生暴露出深度思考不足、专注力偏弱、抗挫折能力有待提升等阶段性问题。这些是时代塑造的群体特征，是代际差异，不能简单等同于能力、品格的高下。

催生今不如昔的感受，除认知偏差与时代变迁外，还有一个现实因素：既有育人方式与新时代学情出现适配错位。长期以来，教育偏重规范化管理、标准化培养，这种模式与被动接受的特质高度契合。新时代学生主体意识不断增强，面对规则会追问背后逻辑，敢于表达个人立场。倘若教育依旧固守命令式管理、单向灌输的方式，难免产生摩擦。这并非学生变差了，而是育人模式需要变革。

其实，没有哪一代学生是完美的。回望教育发展史，几乎每一代教育者都曾对后辈成长怀有忧虑，但每一代青年都以独有的方式回应时代召唤。面对代际变迁，教师要走出今不如昔的认知误区，完成一场认知的迭代：重新理解学生和研判成长规律，改进育人实践的内在坐标，推动教育经验、教育对象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首先，厘清教育经验的适用边界。这不是全盘抛弃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而是在教育教学、在与学生的真实交往中主动追问：曾经的方法为何有效、对谁有效、在什么条件下有效。持续校准认知坐标，把学生成长中的阶段性问题转化为教育要回应的现实课题，以发展和包容的眼光、辩证客观的视角审视时代变迁。

其次，推动育人方式从单向经验输出走向双向经验校准。教育不是师者单方面对学生的塑造，而是师生在良性互动中达成认知共识、实现价值认同的过程。教师要从“要求学生活成自己熟悉的模样”转向“帮助学生形成面向未来的能力”，把学生的质疑、困惑与差异化表现作为校验自身认知与既有经验的宝贵反馈。跳出“给予—接受”的单向模式，转向师生互观互鉴、教学相长。

最后，以发展性评价取代鉴别性评判。教师要跳出以旧样本衡量新学生的思维定式。评价指标应更多指向思辨能力、创新实践、协作意识、责任担当以及直面挫折的勇气。评价指向不是拿当代学生与过去的学生做简单比对，而是立足时代发展，发现每一名学生的成长潜能，为每一名学生的成才创造条件、夯实基础。

历史一再证明，从来没有“垮掉的一代”，一代代青年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扛起了时代重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当代青年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观念新颖、兴趣广泛，探索未知劲头足，接受新生事物快，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强，对实现人生发展有着强烈渴望。这种青春天性赋予青年活力、激情、想象力和创造力，应该充分肯定。”广大教师要破除怀旧式认知偏见，读懂新时代学生的精神特质，不忘教育初心，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单位均系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东北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60128）